

墨兰报岁

□米丽宏

我爱兰花爱得痴迷。

兰的字形，两点三横，清白朴素，像朴厚人家良善的小儿女。兰的读音，轻短响亮，尾音上扬，有云深幽独的味道。兰入画幅，叶如软剑，花如蝶舞，一枝青玉半枝妍，令人心清神安。

至于那花盆里的兰、案几上的兰、山野中的兰……我全都爱着。兰，花美、叶美、香气美，三美皆全。兰，气清、色清、神清、韵清，四清并俱。那明澈的姿容、秀逸的花枝、清雅的仪态，我焉能不爱？

爱兰，自然就尝试着养兰。在我家，兰花素常有七八盆，墨兰、吊兰、寒兰、君子兰各有一二。四种兰，各有其品性：墨兰，秀；寒兰，幽；吊兰，泼；君子兰，端庄谨严。

人养兰，反过来，兰亦养人。养兰，急不得，懒不得，快不得，慢不得，真真磨人心性。你须将心贴上去，跟从兰的脾性走。比如，每年入春，我都记着为兰花倒盆换土，依着养兰师傅的叮嘱，在花盆底部放一块烧过的蜂窝煤，将花生壳、松树皮、腐殖土、肥料拌在一起入盆，植入花株，轻轻用手拍平，再放进去透气性好的陶粒兰花石。年年如此，一丝不苟。

兰，回报我花开之际满室香的宁馨，也治疗了我做事“三分钟热度”的浮躁。

家养的几种兰花里，我最可意的是墨兰。墨兰，最贴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：素常日子只是默默绿着，年节之际捧出灵动的花朵，像献给人间的美意和祝福。墨兰不偷懒，不要滑，守时守信，也许因此，墨兰才被称为“报岁兰”“拜岁兰”的吧。

第一次见墨兰，是在某年临近年关时。来访的闺蜜，手里捧一盆墨绿植物，长叶如剑，浓绿流彩。她告诉我，花的名字就叫“墨”。我一下就喜欢上了那“墨”，室内转了一圈，最后才选好地方，将墨兰放置于书柜旁案几上。到底是兰，不同俗草，她一来便提升了室内气韵。一袭幽谷长风，无限宁静致远。

不几日，兰根处抽出了两根花萼，日渐伸长，高竟逾尺；又三四日，花萼上，自下而上爆出十几颗褐色大麦芽似的花苞，孀生姊妹般紧紧依偎，娇柔又好奇的模样。花未开，已暗香悠悠，低头细嗅，才看到花柄末端竟亮晶晶蓄着一颗水珠，那幽微清芬的兰香，是来自这黏稠发亮的“蜜露”吗？

除夕头日，第一朵墨兰绽放：灯下，五瓣花完全打开，真有一种飞起来的动感。别致的紫，近于墨色，不炫不媚，清雅深沉。五瓣花分上下两层，花下一舌瓣，星点斑斓，微向外卷，似乎有倾诉之欲。苏东坡说，春兰如美人，而我记得墨兰却有沉静的书卷气。我想，那个“墨”，第一是说其色，花如淡墨色，叶为墨绿色；第二呢，也在暗示其气质吧，像那砚中墨、砚边人，也该如墨兰潇洒优雅的。

那年大年初一，下了雪。雪在窗外轻柔飘落，兰在案上，脉脉绽开。霏微雪光，如青白的玉帛，轻轻裹住室内的静物。花盆，鱼缸，一小块墙壁，一橱书……微微的花香，飞扬在空气里。

热闹喜庆、膨胀焦虑的年节情绪，慢慢松弛、安静下来。旧年的奔波打拼，忙年的激情兴奋，都在慢慢远去。眼前的兰香、雪唱，也一样样都会逝去，因它们是“时间之物”。

而那一刻，沉浸花香，心如静湖，岁月感消失，生命的悠长感降临。报岁的墨兰，引我沉入一种圆满自足之境，如斯安谧。

饺子帖

□桑飞月

饺子，我国的一种传统食物。据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堪称古老。自汉代始，民间有了冬至吃饺子的习俗。至明朝，一些地方又流行起正月初一吃饺子来……这些节日，赋予了饺子与众不同的身份与地位，使它显得即普通又特殊。

在我的故乡，饺子仍是年节食物中最重要的角色，年夜饭和农历新年的第一餐，就都是饺子。

为了做好年饺子，人们通常在过年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了。首先是去卖肉的那里物色一块梅花肉，前腿肉或上五花肉也行。随后把家中菜刀都拿出来磨一磨，捡两把好使的上阵，咚咚咚，将肉剁成碎泥状。之后再加入大葱、芹菜或白菜……不管什么菜，都令厨房里散发着一股鲜香的味道。

年三十吃过中午饭，就要和面做准备了。这天的饺子，因要供两顿吃，量大，通常会全家上阵包。

包饺子前，先要布阵。在案板旁摆张小方桌，方桌上置一大锅箅，馅料则放在案板与方桌之间。然后一人擀皮，其他人围着馅料盆包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觉得包饺子的年三十下午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。细小的雪花绒毛般飘在屋外，屋内是厨房里特有的温暖气息。一家人有

一搭没一搭地扯着闲话、说些旧事，其乐融融，美妙无比。

乡下人性格多内向，即便是一家人，也很少会坐下来耐心地聊天、沟通。年三十下午的饺子会，显然是个好机会。因良辰将至，故此时大家的心情都很好，说出来的话，旖旎如花蔓，柔和、温馨，令人愉悦。大概正因为此，我乡的很多人家，至今仍保留着这一拙朴风俗。年夜饭并不做什么菜，只包饺子，但这并不会让人觉得寡淡。因为重要的过程是包，吃只是最后一刻的美妙。

包饺子是件细致活。其间数道工序，使其像在做工艺品。首先，你得和一块面。待其醒发好后，切下一块来，揉搓成一个圆滚滚的柔韧长条，再正反交替滚动着切出一个均匀的小剂子，按扁，擀圆，就成了饺子皮。优质的饺子皮中间厚，边缘薄，圆如十五的月亮。

在我家，擀皮的通常是父亲。父亲手巧又麻利，擀出来的圆月亮让我和母亲都包不及。为此，父亲喜欢开母亲的玩笑，嫌她笨拙。但我却以我能做母亲的女儿而感到幸运，因为她信仰知识文化，懂得很多人生道理，知道什么最重要。

过年，其实就是给繁忙的工作按一个暂停键，过一段繁华旖旎、精致温馨的时光。那

是一段锦缎般的日子，不可毛糙，不可辜负。

通过一户人家的饺子饭食，是能多少看出点儿这家的家庭氛围或主厨脾性的。我朋友圈里有位三十多岁就中风了的读者朋友，每天努力练习站桩，不能工作。春节到了，他晒出妻子包的饺子，令我非常惊艳。有粉红色的，有根部白上端绿的，精美无比，一圈一圈摆下来，恍似一个圆花坛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他是如此幸运，有这样一个耐心细致的好妻子。

在杭州，我的小家，包饺子成了我一个人的活。一个人包饺子时，会感到时间特别的寂寥与空旷。在以包饺子为背景的这段时光里，我时常会想起生命中的山河故人，想起曾经的温馨。

冬至傍晚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但我仍决定包些饺子，冻起来，待先生和女儿有空时再吃。饺子包到一半时，收到了正在加班的先生的微信，他说：“今天冬至，有没有包饺子？我回家要吃饺子。”“嗯？没在公司里吃吗？”答：“想吃家里的。”哦，我明白了。

饺子，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抚慰人心的宝囊。它里面所包裹的，是团聚的味道，是亲情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它就像一种无法轻易表达的情感一样，在生活中流动，在民间流传。

总第726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